



不得於飞兮，使我沦亡。
——《凤求凰》
……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

凤凰·印象

作为一个黔东南人，我知道在应该写家乡的地方书写凤凰有点不大对劲，但松桃县的子民，在贵州的最东北角，在湘西的阴影下面，过活了百年。又或许可以说，家乡的分野在这片区域，跨越了省界，唯有苗民的血液是纽带，这里的苗人们，生生世世，都流着蚩尤的血……

祖国的西南边陲一直是贫穷，封闭的代名词。其实我想说，的确，不仅外人这样认为，当地的人同样如此认为，所以就有了某些有眼光的人，开发了凤凰，这片从文先生笔下的伊甸园，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拉动了就业。同时，没钱旅游的周边市镇的人也有了一个常去的景点，我的家乡“松桃”就属于这些“周边市镇”之一，记得初高中的时候班级里常有那么几个人，隔几天又约着去凤凰。而凤凰这几年的发展，也越发迎合了游客们的各种心理。我的同学们全都去过凤凰，但每个人看凤凰，却都不一样……

“挺秀丽，像乌镇一样”

婷是我的小学同学，她去年考去了安徽一所大学。当被问到对凤凰有什么印象时，她只淡淡回答：“挺好的，也没什么太惊奇，挺古朴，就像，恩，就像乌镇一样。”婷是一个文静少言的女孩子，记得小学的时候，班上就她的普通话最标准，每到要读课文，老师总是会抽她起来，可每次读着读着，老师又会说“读大声点，这么细声细气，又不是林黛玉”。当谈到对凤凰的什么最难忘时，（我想我在问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她回答的姿态）她说：“气息最难忘，古镇的气息，虽然去过很多古镇，但这里不一样，这里的气息，是家的气息。”

“好怀念酸辣肉片粉”

星是我的发小之一，她算是去凤凰最多次的人。不过她去凤凰，完全是为了一个最纯粹的理由——一碗酸辣肉片粉。辣分很多种，重庆的麻辣，长沙的香辣，还有日本的芥辣，湘西人民最初吃辣当然也是为了除湿，但为什么要加上酸呢？吃辣的时候，麻可以减轻舌头的痛感，香可以美化辣的味道，酸呢？正如同“辛酸”一词所要表达的，是说不出的话，只能够将辣与口水一起咽下……星是个开朗单纯的女孩，当然不会去想为什么湘西多酸辣，她只知酸辣肉片粉很好吃，所以常常去。她现在就在贵州凯里读书，听说，贵州凯里的酸汤鱼之鲜美并不下于凤凰酸辣肉片粉，只是她常常会打电话唠叨：“好想念酸辣肉片粉啊。”

“很脏”

玲是个很 Morden（时尚）的女孩，她去过很多地方旅游，眼界也很高，从很早起她就开始吐槽凤凰简直不能算作旅游景点。她去凤凰不多，因为她觉得凤凰没什么可看的：“道路很脏，泥水遍地，特别是下雨的时候，而且特产也不好吃。”玲现在在苏州上学，也吐槽平江路不怎么样，满是速冻糕点充苏州特产。唯一令玲满意的就是苏州离上海挺近的，而上海“除了看演唱会方便一点，其实人很挤，尤其是十一的时候……”

“去酒吧听流浪者的吉他”

露露是我的初中同学，比我高出一个头，运动神经很发达，还荣获过市里面的羽毛球大赛双打亚军，他们都说露露性格像男孩子。露露去过无数次凤凰，我曾经以为她跟星一样爱上了那里的酸辣粉，但事实证明世界上的吃货并没有那么多。露露对凤凰的偏执很容易被察觉到，不光是凤凰，露露喜欢反复去的地方还有酒吧、烤螺蛳（一种当地宵夜）的地方。我曾问过露露既然不吃酸辣粉，为什么去凤凰那么多次，露露说是曾经看过夏七夕的一本书，书里有个在凤凰发生的故事，那故事很美。我问那书叫什么名字，她说忘了……后来，露露在一篇日志里写道：“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过，和最爱的人携手去凤凰，去沱江上泛舟，去街头看人们做姜糖，去城头把古城尽收眼底，去虹桥刻一块一生一世的彩笺，去酒吧听流浪者的吉他，走遍大街小巷，留下我们的足迹……”如今露露在保定上学，她说那里风沙很大，灰尘很多，但汉子们很豪爽。

“不然就不美了”

阿信是我的初中同学，跟女孩子关系很好，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女朋友。被问到去凤凰最难忘的是什么，他大方而又猥琐地，“妹子”一词脱口而出。阿信说在凤凰遇见了三个外地妹子，来旅游的，人很热情，一直跟他套近乎，好让他做免费导游。阿信说，妹子人很开朗，开玩笑很大方。我敏锐地捕捉到了阿信的欣喜，便问阿信想不想找她们其中一个做女朋友，阿信说还没认识几天呢。我又问阿信对那三个外地妹子的印象，是没头没脑还是阳光向上呢？本以为阿信对这种露水艳遇不会评价太高，没料到阿信竟然说：“是阳光向上吧。”接着又问了阿信以后想找这种路上遇见的阳光女友还是校园里面矜持的知识分子女性。阿信想了好一会，最后回复道：“校园里那种吧，在凤凰遇见的人，只能留在凤凰，不然就不美了，我还是个比较传统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阿信有一段往事，他喜欢了另一个女同学六年，但那位女同学却一直没有给予他他回应，两人一直淡淡相处，不进不退，不冷不热。不过最近听说，那位女孩子去学校见了她，因为他们校园里的樱花，很美……

听了这么多，但亲身去过了我才知道，无论是酸辣粉，泛舟沱江，还是在街边酒吧喝一杯不那么烈的酒，都找不回当年催送深夜里为翠翠唱歌的那种感觉了。

刘润雨（复旦大学）

邂逅在沱江畔

在凤凰，临近桥头有个奶茶店，店名与其品牌奶茶一致，都名为“邂逅”。

这是在这座古城里，我所知道的最古老、最有韵味、最雅致的铺子。一张破木头的牌匾上写着苍劲雄浑的店名。牌匾的下面是一个窄窄的木门，窄得连两个人一起进出时都得侧着身。木门的两侧托着两面“吱呀”作响的门板，腐木色的门板上刻着龙凤呈祥的雕花，早已看不清昔日的热闹和风采。我轻轻地从饱含沧桑的门面进去，灰暗的灯光下，被来往客人抚摸得发亮的木质古色吧台上，一张没有过塑的单面奶茶谱上永远只有那几种奶茶，十年如一日。

这间铺子不装修、不开分店、不增设奶茶。一本本厚厚的游客情感录像一位年长的智者，包含了所有来访者的欢笑、泪水、失落与呐喊，以一名上了年纪的村吏对祖屋怀有的那种坚守，执着地扎根于此。铺子是无须冒险的一处存在，以不变应万变，一张皱巴巴的奶茶谱、一叠叠的游客录，或可视作与客人的契约，终身有效。

也许，老板可以把它更名为“邂逅曾经”。它守在原地不动，匆匆数年，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游客，寻觅后总不会落空。离开这古城多年，再回来，虽说不上沧海桑田，多少有些物是人非。坐进奶茶铺，来上一杯“邂逅奶茶”，坐在古木生香的吧台，细细地数着自己过去留下的心迹，慢慢品味这熟悉的味

道，岁月似乎从来没有溜走，那时你正在恋爱，那时你还没有孩子，那时你还没有失去某位亲人……熟悉的香味如一缕轻烟，流入你的鼻孔，弥漫你的心房，像是在确认些什么。是什么呢？一时说不清，也许是在确认潜伏于那熟稔味道中的“我在”，也许是在确认那在许许多多的“变”中的一些“不变”。世界日新月异，唯有“邂逅”如初。

来到凤凰，沱江泛舟是一定的。不仅是因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中，那些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故事，更是一种对古城灵魂的探索 and 更深层次的文化索取。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贴窗花的客栈窗台投射进麻青色的卧房里，凤凰这座古老的城市便从睡梦中醒来了。透过临江的阳台，深深地吸一口有着泥土气息的水乡氤氲，沱江平静的碧波上笼罩着的薄薄的一层雾霭，伴随着苗族姑娘清新、嘹亮的歌声，犹如一座“时光电影院”，带我们走进另一个时代。流水潺潺，古城兀自驻扎在时光深处，像山中那些苍劲的古木、岩石、不绝的溪流、冬天的冰凌和雾凇……

许久没有划船了，这次我得到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坐在斗篷船里，把手指伸入沱江，水中的水草如灵蛇一般，又宛如妙龄少女的秀发。我抚摸着水草，吸吮着古城深处的气息，一股凛冽的寒意便沁入心田，流遍全身。远处，沈从文笔下的老船工娴熟地撑起船只，带着上个世纪的古朴气息，为这座城带来一种远离喧嚣的浓浓气息和颠倒时空的错觉。

沱江，非同一般的灵性之水，非一般的温情柔爱。

段绍君（华东理工大学）

征稿启事

从地貌美食到人文风情，用心书写你的家乡。本启事长期有效。

来稿要求原创，在主文后附上对家乡的简短介绍，包括地名、特色等内容。主文章字数在 600 以上，基调不限，体裁自拟。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注，所有来稿一律注明：

①要投稿的报纸版面+主题（例如：畅聊吧+雷剧吐槽）

②个人信息：姓名、地址（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电话、邮箱等。

来稿请寄：

ourhudongban@sina.com